

甜蜜口袋 029
Debauched Sensual

收录经典情话 挑战情感极限

作废前夫 好风光

倪净◎著

花儿◎著

她居然趁他执行刑警勤务之际，
听信不该听信的“谗言”

这下可惨，马儿受惊吓将她摔了出去，
好在她会轻功，否则肯定跌个狗吃屎





甜
蜜
口
袋

0
2
9

作废前夫 倪净

本以为嫁给他，就笃定能得到幸福快乐的一生，
谁知道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……
三年前是所有事情的开始与结束，
从她执意签下“离婚协议书”远走他乡后，
便注定了他俩不再交会的日子，
只是……为何昔日的种种却清晰得仿佛不曾被抹去过？
“炎派”子孙不是不能轻言与另一半分手的吗？
她居然趁他执行刑警勤务之际，听信不该听信的“谗言”
留下一张象征她决心的“废纸”，一去不回头，
任凭他千呼万唤也留不住，难道这就是他俩早已注定的结局？
不！不会的，她炎芹是他江浪此生唯一认定的妻，
不论要花费多久的时间、多少的心力，
他都势必要寻回她，让她履行身为人妻应尽的义务……

甜蜜口袋系列 029

作 废 前 夫 (倪 净)

好 风 光 (花 儿)

出版发行:敦煌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金

印 刷:甘肃省社科院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:7

字 数:1600千字

版 次: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—3000册

书 号:ISBN7-80587-537-5/I·886

定 价:每册8.00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楔 子

炎派——一个以黑道组织起家，根在日本的家族，炎派的闻名在于它的神秘，但没有人知道这个家族的能力到底有多大，因为炎派的子女遍布世界各地。

在这个家族中，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凡是家族中的男子，在年满十八岁之后，不得待在家族里，他们必须独自远离家族，去觅得他今生的新娘，而在成婚前将新娘带回家族，接任属于他的责任，并且永住家族内，不得再离弃家族。

而家族内的女子，则是在年满十八岁之后，由父母为她安排另一个去处，而她们在成婚前也必须回到家族内，与她们未来的夫婿一同接任属于他们的责任，并且不得背弃家族。

因为这项规定，所以炎派的成年男女几乎是长年在外，在没有觅得另一半时，他们是不能踏入族里一步。

至今，这个家族远去的成年男女众多，真正回到家族接任责任的人是少之又少，而这也是教人无法理解的一点。因为炎派的势力及财富几乎可以媲美一个国家，为此该是人人都想要这样的富贵生活，可这些对于炎派的人而言，并不算稀奇。他们追求的是自由，若是不到最后关头，他们绝不会有成婚的念头，不管族内如何胁迫、如何要求，也都无法再管制他们的生活。

不过在炎派这个家族里，还有另一项不成文的规定——既已成婚，族内是不认同离婚，所以结婚后的两人，即使已

不再相爱，他们也不能离开对方。也因为这个不成文的规定，让族内的男女对于婚姻避如蛇蝎。

因为，结婚像是枷锁般地困住自由的心，几乎令他们为之一窒。

不过，在追求自由的背后，他们有着一股无形的向心力，那是外出的他们绝不会在族外拥有自己的事业，他们的心向着炎派，也都认为自己有朝一日会回到自己的出生地，并且终老在那片土地，这一点更是教人不能理解。

也因此，遍布世界各地的炎派子女，他们过的是贵族般的生活，族人供给他们所有的花费，只因为他们今天所花用的，将在日后付出，这是炎派教育下一代的观念。

亲人的血脉教他们不管走到哪里，总是有相互扶持的力量及信念，所以炎派的子女感情甚好，他们来自同一祖先，有着近亲的血缘，但是这个家族多半都是异国通婚。

而炎派的成年男女都有着姣好出众的外貌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总是成为受人瞩目的焦点，那份优雅的贵族气息是浑然天成，也是教人感到更为神秘的一点。

没有人知道，是否曾经有过炎派的人来到身边，或是到过哪个地方，只因为他们来去无踪，也从没有多作停留，因为这个原因，外界更是好奇，炎派究竟有着多庞大的人力、有着多惊人的财富、有着多少的年轻男女在世界各地流浪，但这么久的时间下来，外界还是无法得知真相。

不过，在他们回到日本时，炎派会公开那即将步入礼堂的新人，但往往教人感到错愕不已，因为那人可能就曾与自己碰过面。

第一章

“江浪？”

炎芹穿着一身长睡衣，长发垂放在肩上，更显得她的身子纤细娇小。她在睡梦中醒来，发现自己的丈夫不在身边，似乎有些着急。

“江浪？你在哪里？”

两人才刚新婚不久，对于新的住家她还有些不适应，从小就很胆小的她在这黑漆漆的屋里更觉得不安，她需要一双有力的臂膀来搂住她，让她不安的心安定下来。

从房间出来，她顺着楼梯下楼，还是不见自己的丈夫，这时她感到更为不安。“江浪，你在哪里？”

她的声音里有着一丝惊恐，走下了楼梯，还来不及转身，有个人即从她身后将她抱住。

“我在这里，怎么了？”那声音是熟悉的，是教她安心的，也因为那声音才安抚了她原本紧绷的心。

“我找不到你。”

“我就在这里，只是下来喝水。”江浪疼爱地将头靠在炎芹的头上，双手则搂在她腰际，让她更贴近他的身子。

“抱我。”

她总是觉得害怕，不知道为什么从结婚以来这样的情形一直没改变过。

“我不是抱着你了吗？”

炎芹没有说话，只是安静地将头埋在他胸前。

“回房间好吗？”

“嗯。”她点头。

江浪将她抱起，抱着她的感觉让他觉得很窝心，而享受着手上的那份重量也教他满足。

一回到房间，炎芹还是不肯松开手，她用手拉住江浪的手指，这是她常有的小动作。

她这样可爱的小动作看在江浪眼中觉得很是可爱，而他也十分享受这样的亲匿，因为这是只有极为亲密的人才会有有的。

江浪一直是单独一个人，双亲自小身亡，因此他从不依赖任何人，也从不轻易将自己的情绪泄露出来，只是当他遇上炎芹后，他所有的原则都变了，爱上她是他无法预设的，与她相处后，他从不曾流露的柔情更是难以掩饰，他希望她能够一直在他身边，所以他们就结婚了。

当他知道炎芹是日本炎派的后代时，他曾经犹豫，可是最后他还是决定要与她在一起，因为他非常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。

“怎么了？”当他见到她时，当他搂她入怀时，他总会觉得有种归属感。

“我想抱你。”炎芹伸手轻轻地拨开他散在额前的发丝。

“不是已经抱了吗？”

“要再紧一点。”

炎芹伸手环上他的颈项，要他压上自己，这种感觉是很特别的，只要她知道他与她在一起，她所有的恐惧就都会消失。

“好，再紧一点。”江浪轻吻了下她的额，她白皙的肌肤

一直都是他的最爱。

炎芹向来很会撒娇，这样的她让江浪很是疼爱，他怎能不爱她呢？

搂着她的身子，江浪将她的头置于自己胸前，她喜欢这样枕着他，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好好地入睡。

“江浪？”

“嗯？”江浪的双手轻抚着她的身子，那娇美的曲线引来他过多的渴望，他怎么都不能遗忘她的甜美，还有她对自己的热情，想到这里，他又将她抱得更紧些。

“你是不是又要出任务了？”

江浪听出她话里的不愿，知道她一直都不喜欢这幢大房子给她的寂寞感，他停下手上的动作，低头望入她眼里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不喜欢一个人在家。”

“我只是去几天。”

“不要。”炎芹有些耍脾气地说着。

“芹儿？”

“可以不要去吗？”她知道江浪的工作，在结婚前她就知道了，但她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。

“芹儿，这是工作，我不能不去。”若是可以，他也想丢下所有的工作，就这么待在她身边。

炎芹被他这么一说，心里很是不开心，迅速地别过头以表示自己的不悦。

“芹儿？”

“生气了？”江浪好声好气地问着，同时将她的头转过来面向自己。

“我不理你了。”

“真的不理我了？”江浪在她的唇上印下一吻，见她伸手用手背想抹去他的气息，她这样稚气的小动作让他的笑意更深了。

这样的她教他很难不去喜欢，不去爱她。

“因为你不爱我。”

“我爱你。”

“那就不要离开我。”

“我并不是故意要离开你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可以体谅我吗？”

炎芹看着他半晌，最后还是点头了。

“嗯。”

“那就乖乖地等我回来好吗？”

“我不想要一个人。”

“那去找炎日。”

“不要。”

她不想打扰炎日和沈舞的生活，他们两人此时正沉浸在两人世界中，应该也不想被人打扰。

“去找小舞，她可以陪你。”

“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。”每次江浪出任务，她总是会去找小舞，但这一次她却不想去，她想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等江浪回来。

“我会担心。”

炎芹摇摇头，“不要担心我，我会很好的。”

“那么要炎日有空就过来看你，如何？”

“嗯。”

这一夜，江浪化解了一场风暴，这一次他安抚了炎芹，

他们不再为他即将出任务而争吵。搂着她的身子，他心想他是不是该为了她改变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工作？

这个想法在他的脑海里盘旋，只是他真的放得下自己的工作吗？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炎芹回到炎派，而她带回来的消息竟然是她已经离婚了，听到这个消息，让她父母原本喜悦的心情顿时跌落谷底。

“我离婚了。”

“你再说一遍！”炎芹的父亲大声地吼着，不能谅解女儿的话，也不懂她怎么会如此胆大。

“我跟江浪的婚姻已经结束了。”

炎芹说得面无表情，那态度教她的父母气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，可是她还是若无其事地坐在大厅里。

“你怎么会这么做，难道你忘了族里的规定？”

“我没忘，我一点都没有忘。”

只是她不认为自己能够与他一同生活下去，像他那样的人，她已经死心了。

“那你怎么会离婚，江浪人呢？”炎芹的母亲着急地想与江浪谈一谈，想知道他们之间究竟是发生什么事了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？”

“我跟他都已经离婚了，他的事我不便过问，也无权过问。”炎芹淡淡地说道。

“芹儿！”

“妈，我可不可以先回房休息。”

她坐了十几个钟头的飞机，人都要累瘫了。

炎母本来还想要再继续质问她，不过见她似乎是真的

累了，也只好作罢。

“那你先回房去休息。”

“不行！”炎父可就没有这么好商量的了，除非他知道原因，否则绝不会同意她就这么离开。

“爸，我真的累了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你知不知道自己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？”结婚不到几年就离婚，这像什么话。

“我跟他已经不可能了。”

“什么叫不可能？我要你马上找江浪来，我要当面问他。”

“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”

“那是你的事，他是你丈夫。”

“已经不是了。”炎芹不再理会父亲的问话，迳自站起身，拿了行李就往房间走去。

“芹儿！”炎父在她身后怒吼着，不过炎芹此时只想好好地睡一觉，其余的她都不想多理，也不想多想。

炎芹回炎派的消息，才没有多久就传到其他族人的耳中，而教他们难以相信的是——她竟然离婚了！

“大哥，好久不见了。”

炎芹特地来看炎仁及示净，还有他们的孩子，她那一身轻盈的装扮很是典雅，很难让人相信她已经是结过婚，又离婚的女人。

炎仁看着她，脸上有着宠爱的笑意，但随后即露出一丝的责备。

炎芹看到他的表情，当然猜得到他想要问她什么，不过她一点也不在意，既然她敢回家，就表示她敢面对这一切。

“芹儿，你瘦多了。”炎芹自以前身体就不算好，不过结婚后在江浪的疼惜及照顾下，整个人都精神多了，而现在她

消瘦的模样教示净有些心疼，心想她必定是受了委屈。

不管怎么说，女人还是比较了解女人，她是过来人，知道那种只能把委屈藏在心里，又不能向人诉说的感觉有多苦。

“大嫂，你看错了，我最近胖了。”而且她本来的忧愁也消失了，因为不用再为另一个人担心，她也落得轻松。

“是吗？”炎仁怎么看都不觉得她胖了。

“宝宝呢？我好想看看。”她知道他们添了个女儿，听说跟大嫂长得很像，肯定是可爱极了。

“在房里睡觉。”

“那我等一下再去看她。”

炎芹不想多谈自己与江浪的事，只好故作轻松的模样。

“芹儿，江浪人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这句话是所有人问及江浪时，她唯一可以给的答覆，因为她是真的不知道，若是问她为什么不知道，她也只能说都已经分开了，又怎么会知道。

“为什么离婚？”

“我累了。”

是啊，她真的累了。

炎仁看了示净一眼，示净立即明白地先行离开。

“告诉大哥，是不是江浪出了什么事？”江浪的名声一直都不太好，不过并不是他花名在外，而是因为他的工作，身为一个国际刑警，他的工作总是要以生命去赌，而这样的生活让炎芹感到不安，更可以说担心江浪让她整个人都开心不起来。

恋爱时的甜蜜转变为结婚后的不安，这教炎芹一直都很不开心；只是没想到最后竟是以离婚收场。

“他很好，除了工作外，还是工作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

江浪这样生活，已经不是一天、两天了，炎芹不会不懂得体谅他，除非真的发生了什么事，否则她不会拿自己的婚姻开玩笑。

“他有女人。”

很简单，就是外面养了女人。

“你确定？”

“人家都找上门了，你说我能不相信吗？”

“芹儿，你有问过江浪吗？”

提到江浪的反应，炎芹更是生气，“他只说随便我怎么想，他没有时间。”他那种态度让她气不过地决定回家，同时还先去办了离婚协议。

炎仁一听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“我该怎么跟你说呢？”

“大哥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你不用再多说什么。”炎芹语气坚决地道。

这分明是她自己在多想，炎仁了解江浪，尽管相处的时间不多，不过他不会看错人，江浪有他的原则，绝不会拿自己的婚姻开玩笑。

“江浪知道你要离婚的事吗？”照这样的情形看来，他们应该还没有离婚，只是炎芹先行签下离婚协议书罢了。

“应该知道。”

“芹儿，你真的打算与江浪分手吗？”

“我已经决定了。”

她不能接受与另一个女人分享丈夫，她是个独占欲很强的女人，她的生命中只会有一个男人，但相对的他的生命中也只能有她一个女人。

“那好吧。”炎仁心想他只好自己去找江浪了。

原

书

缺

页

原

书

缺

页

活，所以江浪一直都没想过要回亚洲居住，特别是他因为工作的关系被调派到英国已有多年。

“还是让她冷静点再说吧。”

“她怎么了？”

“她以为你变心了。”

“变心？”真是天地良心啊！他的心都已经给了她，没想到她竟然还怀疑他的真心。

“没错，江浪，你不会真的变心了吧？”

“炎仁，你怎么也跟她一起胡来！”

江浪这时真是有气没地方发了，若是炎芹就在他面前，那么他一定会好好地修理她一顿。

“我是不相信，不过我还是希望从你口中听到。”他是炎芹的大哥，当然要保护自己的妹妹，但若是江浪没变心，那么一切好谈。

“她这么想？”

“她说你外头有女人。”

“女人？”

他天天忙着工作都来不及了，更何况一个炎芹就搞得他天翻地覆了，他哪还有精力去理会其他女人？

“似乎是有人找上门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想你还是等她冷静一点吧，否则来了也只是争吵。”

“不，我明天就出发。”

他说什么也无法容忍自己的妻子如此怀疑他的真心。

第二章

当江浪风尘仆仆地赶至炎派时，还来不及见着炎芹，就被她父母给拉至大厅准备质问他一番。

“江浪，你为什么要跟芹儿离婚？”炎父开门见山地问。

“我可以见芹儿吗？”他被问得有些为难，因为他根本不想离婚，之前也完全不晓得这件事。

“你先告诉我们，为什么要离婚？”炎母也着急地问，她一点都无法理解自己女儿的心态，而女婿就更不用说了，虽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，可是她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是无法谅解。

“这要等我问过芹儿之后才晓得。”因为连他自己都不晓得了，要他怎么回答。

而现在他唯一想要的，就是见上她一面，当面向她问个清楚。

“芹儿跟她大嫂在一起。”炎母无奈地道。

“江浪。”

在他打算转身时，炎父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在炎派里，从来没有人离过婚，我不希望芹儿开先例。”

江浪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回道：“我知道。”随即转身走出大厅。

他对炎派还算熟悉，所以很快就找到了炎芹，见她与示